

译文
新流行

电影小说

木乃伊

〔美〕马克斯·科林斯 著
王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MUMMY

译文
新流行

电影小说

木乃伊

〔美〕马克斯·科林斯 著
王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MUMM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乃伊. 神鬼传奇 I. / (美) 科林斯 (Collins, M. A.)
著; 王琨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7
(译文新流行·电影小说)
书名原文: The Mummy
ISBN 7-5327-3058-1

I. 木... II. ①科...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7654 号

Max Allan Collins

The Mummy

Copyright © 1999 by Universal Studios Publishing Rights, a division of
Universal Studios Licensing, Inc.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Yiyen Chuban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erkley Boulevard Books, US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木 乃 伊

(神鬼传奇 I)

[美] 马克斯·科林斯 著

王 琨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210,000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7-5327-3058-1/I·1769

定价: 1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献给 比尔·姆米
(并非“木乃伊”^①)

**“死亡只是通往新生的门径——
我们今天活着,我们还会重生,
我们会以许多形式重返人间。”**

——古埃及祷文

第 一 部

木乃伊的诅咒

底比斯——公元前 1290 年

全身涂满油彩的情人

一条闪亮的河流像把寒光凛凛的宝剑，笔直地劈过青葱的山谷。后人将会称之为尼罗河。河谷周围是一片广袤的沙漠，荒无人烟，后来被命名为撒哈拉。乘坐小船或游艇沿着这条宽阔宁静的河流顺流而下，你会渐渐看到几百根金光闪闪的旗杆散布在一座神庙周围，在碧蓝的天空下闪闪烁烁。再过一会儿，河道越来越宽，形成一个港湾。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无数面色彩绚丽的号旗，映着深紫色的峭壁迎风招展。这是一座美丽繁荣的城市，被称为法老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底比斯——生命之城——沿河的东岸修建而成，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大都市。在这里，贫富的差距极为悬殊：在恢弘壮观的宫殿投下的阴影中，是歪歪扭扭挤在一起的小砖房；在威武的皇家队列常常经过的林阴大道附近，有许多狭窄的小巷，是耗子出没、醉汉夜宿的地方。

在河的西岸，纵横交错的水道对称地分布在淤泥堆积成的黑土地地上。一大片翠绿的草地在一座辉煌的神庙周围向远方延伸。在那里，有一带狭长的沙漠。底比斯城里死去的人，都会被裹上白色的亚麻布，埋葬在沙漠地下的墓穴里。据说，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会有死者从他们的地下城市里出来，在暗蓝的暮色里，沐浴着橘红色的夕照，隔着水面无限渴望地眺望生命之城。

印赫泰普——绿眼睛的地狱判官手下的高级祭司——统治着这

些在无尽的岁月中等待来生的腐朽身体，就像法老塞提曾统治过那座繁荣的城市里活着的臣民一样。印赫泰普身材高大雄伟，肌肉健壮。他剃着光头，皮肤呈古铜色，目光如炬，面部轮廓鲜明，就像一座神像，有着不可言说的魅力。他是生命之城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因为他是死者的守护者。

所有的死者，即使是法老——在被他最宠爱的妃子，有着天仙般姿容的阿克苏娜门杀死之后——也要受制于印赫泰普。塞提曾把印赫泰普看作是忠诚的仆人，得力的智囊，可以信赖的朋友。所以，现在自然要由印赫泰普来为他死去的朋友履行最后一项职责：诅咒那个背叛了他，杀死了他的女人的身体。

在星光闪烁的苍穹下，一列由奴隶、士兵、牧师组成的队伍举着明明灭灭的火把，在沙漠的沙丘间穿行。赤裸着身体的努比亚奴隶们抬着已经被制成木乃伊的阿克苏娜门。她的身上紧紧裹着亚麻布，身体起伏的曲线即使在死后也依然楚楚动人。后面跟着五个奴隶，每个人手中都捧着一个镶嵌着珠宝的坛子，里面装有死去的王妃的内脏。另外还有两个人拖着一具极为寒碜的木棺。戴着白色头盔，同样也赤裸着胸脯的士兵走在奴隶两边，手持盾牌和长矛，神情肃整，想必是在保护镶有珠宝的坛子，而不是那个背叛了法老的女人毫无价值的尸骸。在队伍的最后面，从容不迫地走着印赫泰普的祭司们。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飘浮在一袭黑色的亚麻长袍里。每个人的双臂间都抱着一只古怪的白猫，白得像最纯净的沙子。猫的眼睛像燃烧的煤球一样在黑暗中闪闪发亮。它们的身体都柔软无比，似乎身上没有一根骨头。

印赫泰普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高举着火把，肌肉结实的胸部凝着一大片汗珠。他阴沉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而眼睛里却像有火焰在跳动。他带领这群人到他亲自选好的地方去。在那里，当天下午已经挖掘好一个墓穴。印赫泰普手里拿着一本纯金制成的大书，用黄铜铰链装订在一起。在书的封面以及铰链上，都饰有他们语言中的

字母。印赫泰普的人称这种语言为“神灵的话”。

这本雕饰精美的书有一个人那么重。而这位有着惊人的体力和自制力的高级祭司却没有显出一点费力的样子。走到沙丘间的一个斜坡时，印赫泰普不易觉察地点了一下头，努比亚奴隶们马上把木乃伊放下，不是放在墓穴里，而是放在几步开外的沙地上，并把五个坛子围绕着她放好，准备开始印赫泰普所不愿进行的仪式。

这时，就像可怖的幻影一样，法老的贴身卫士们从沙丘后冒了出来，向这里观望着。这些麦德加武士们（这是人们对他们的称呼）身上刺着字谜一样的文身，其意义只有他们所诞生的那个秘密宗族里的人才知晓。印赫泰普猜想，这些对法老忠诚得近乎狂热的卫士们是来观看对阿克苏娜门的诅咒仪式，以告慰他们死去的主人的在天之灵。除此之外的惟一可能性，印赫泰普知道，就是他们对他怀有很深的怀疑。他们一定要亲眼看到他诵读镌刻在《阿门拉之书》的金色书页上的铭文，把阿克苏娜门诅咒为邪恶，这样她就会被打入地狱。在那里，她的灵魂将会被阿米特——死亡怪兽——吞吃掉。

他会先送自己到那里去。

印赫泰普——像死去的法老那样——在神圣的法衣下面，隐藏着的是一个男人的血肉之躯；同样像死去的法老那样热烈地爱着这个女人，爱她的灵魂，爱她敏锐的头脑，当然最爱的还是她柔顺的身体。在周围的人看来，这位高级祭司就像神庙里的雕像一样威严冷漠。而四十年前的一个夜晚——把人制成木乃伊是个缓慢的过程——他站在法老的王妃住处的阳台上，沙漠的微风拂过沉睡的河流，像温柔的手指一样抚摸着他的身体，亲吻着他裸露的胸膛。他为即刻就会来临的愉悦激动着。

她给他带来的愉悦。

那天晚上，在阿克苏娜门宫殿般富丽堂皇的住处，里里外外布满了印赫泰普的祭司，给他们俩保驾。祭司们都剃着光头，身上刺有本宗派的秘密印记。他们每个人的力量都可以与他们的主人媲美。这

些地狱判官的祭司们都效忠于印赫泰普，把他视为神圣。当然，法老也被尊为神；但这些祭司们听命于地狱判官，而印赫泰普是他的高级祭司，所以他们的眼中只有印赫泰普。

法老今夜不会来，据说他在参加一个盛大的国宴。但是处于这样一种危险的关系中，需要时时刻刻有所提防，不能掉以轻心。

在宽敞的前厅，有许多高大的石柱。印赫泰普的祭司们立在那里，与身边的雕像毫无二致。当房子的女主人穿过金色的大门，无言地从他们中间走过时，他们的视线紧紧跟着她，看着她以一个舞者的优雅步态轻盈地掠过大理石地板，双手分开卧室薄薄的门帘，走了进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有着橄榄肤色的美人儿对于作为男人的他们有什么影响；在他们石雕般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欲念。

但这些祭司们不是石头，他们刚刚看到了底比斯最美的女人。她佩戴着华丽的头饰，下摆齐齐地垂到胸前，两只完美的乳房在里面若隐若现。她正走向底比斯城最危险的地方。在那里，被他们称之为主人的那个男人正在等着她。

印赫泰普从阳台走进卧室，他并没有感到任何恐惧。一开始，他没有意识到他的爱人实际上是一丝不挂。她像是穿了一件有着金色、铜色、黑色花纹的衣服，紧紧绷在曲线毕露的身体上，而事实上不是这样。

高级祭司面无表情地笑了。“除了法老，没有一个男人可以碰你，所以——这个傻瓜以为他有了办法执行他的法令。”

阿克苏娜门指了指她涂满了油彩的身体，嘴角一扯，做出一个俏皮的微笑。一件鳄鱼皮花纹的上衣和一件紧身的裙子恰如其分地描画在她的肉体上。她除了颈上、胸前、手腕、脚踝上的金饰之外，完全是裸着的。

“这是最后的侮辱，我的爱。”她的声音和他的一样低沉。“现在我完全是法老的私有财产了——每天都在我身上涂满新鲜的油彩。”

这对恋人面对面站着，旁边是一张丝绸铺就的漆成金色的大床。

“但是当塞提死了以后，”印赫泰普说，把她的脸捧在双手之间，避开涂到她喉咙处的油彩。“他的儿子将会继位，你就自由了……”

他贪婪地吻着她，她也以同样的热情回吻他。他们都知道，当法老死去的时候，他的妃子会得到这座房子，一大笔丰厚的年金，和一切公民权。尽管他们不能结婚，但高级祭司是可以拥有情妇的。在底比斯，高级祭司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

“他已经老了，”她说，伸出一只涂满油彩的手，差点抚摸到他的脸颊。“但还很健康，他还会活很多年。”

“是吗？”

她眯起眼睛，像两泓深不可测的潭水。“如果不得已，你会走那一步吗？”

他以微笑作为回答，低头又开始吻她。这一次，他的手摸索到了她的肉体，厚厚的油彩在他的抚摸下乱作一团。

“为了你，”他说，鼻子蹭在她的喉咙处，全然不顾她皮肤上的油彩，“我情愿拿我的生命去冒险。”

“你的生命，”她喃喃说道。她的唇找到了他的唇。他们不知道，当他们充满欲望地抚摸着对方的身体时，当他们预谋要杀死法老时，法老正驱车穿过附近的一个广场。他焦急地驱赶着马车，身边的皇家卫士都被抛在了后面。

金色大床上的恋人谈论着爱情和谋杀。印赫泰普强壮的身躯在阿克苏娜门娇小的肉体上一起一伏，他们的影子在卧室的墙上融合在一起。他们在沉重的呼吸与充满激情的喘息间策划谋杀的行动。就在这间卧室，就在明天夜里，印赫泰普将亲自把一把匕首刺入法老的胸膛，然后指控是法老的一个众所周知的敌人干的。

但是当他们所做的事情以及关于谋杀的谈话都还未结束的时候，印赫泰普的祭司们看守的大门被轰然撞开了。

因为法老急于弄清楚他的妃子的情人是谁，所以平日不离左右的皇家卫士，麦德加武士们，都落在了后面。他独自一人冲进了前

厅。印赫泰普的祭司们突然看到法老，都震惊而恐慌地向后退去。

塞提的纯金王冠上雕饰有蛇的图案，高高地戴在头上，像一顶帽子，显得他的脸更加狭长。下巴上的一小撮山羊胡子就像一小块污渍。他满面怒容地瞪着缩成一团的祭司们，咆哮道：“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没等他们做出回答，他就大步走开，脚步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阵阵回响，像沉重的鼓点。

祭司们恐惧而无奈地看着这个可怕的背影。他身着皮革与纯金制成的胸甲，结实的胳膊与腿裸露在外面，胸前的珠宝饰物和身边的剑柄闪闪发光。他迅速走进隔开前厅与卧室的帘幕，长长的丝制斗篷拖在身后，像个暧昧不明的幽灵。

阿克苏娜门一个人站在卧室的床边，双手背在身后，顺从地低着头，而眼睛却向上瞟着长久以来的情人，脸上带着一抹勾魂摄魄的笑意。这微笑曾为她赢得这所房子和数不清的财富。

“多么美妙的惊喜啊，我的主人，我的爱。”她用愉快的声调低声说。

她的乳房上、腰间、腿上的油彩都已经被涂抹得一塌糊涂，画家精确的笔触变成了抽象画，她身上各处的手印清晰可辨。

塞提轻蔑地说：“看来谣言是真的了。”

“我的主人？”

“是谁碰了你？”他问，然后又追问道：“哪个男人胆敢碰你？”

像是对法老的话做出无声的回答，印赫泰普从法老身后阳台的阴影处走了出来，毫无声息地走到他的身边，刷的一声把法老身上那把沉重的剑从剑鞘中拔了出来。

法老旋过身子，丝制的斗篷扫过地面。他仰起脸，看到自己的剑被一个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人握在手中。他的眼睛因惊愕而睁得大大的。“印赫泰普，我的祭司，”接着他的眼睛又鄙夷地眯了起来。“我的朋友……”

他的话使印赫泰普呆了呆，没有立刻把剑砍下来。

但是在法老身后，阿克苏娜门瞪大了眼睛，鼻孔呼扇着，像一匹直立起来的小马。她小巧的手举起一把亮光闪闪的匕首，迅猛地刺了下来。

法老的眼睛又一次因为惊愕而痛苦地睁大。他发出一声惨叫，饱含着身心的剧痛。

他无力地跪倒在地上，仿佛在乞求他的祭司。印赫泰普举着剑居高临下地站在法老面前。有一瞬间，正在死去的法老露出一丝请求怜悯的表情，但印赫泰普的眼神与他举在空中的剑一样寒光凛凛。于是塞提脸上的表情渐渐消失，好像已经接受了印赫泰普下一步要做的举动，甚至把这看作一种解脱。

在前厅，印赫泰普的祭司们看到他们的主人和他的情人的身影在帘幕上起起落落，是剑和匕首在不停地刺向法老。仿佛是想遮掩这可怕的一幕，祭司们本能地把门关紧，从里面牢牢闩上。帘幕后的两个身影仍在砍着，劈着。早已死去多时的法老血滴四溅，像是飞转的马车车轮卷起的泥浆。祭司们呆立在原地，仿佛在出神地观看某种古怪的宗教仪式，某种极其残忍的祭祀程序。所以当震耳欲聋的敲门声响起在紧闭的大门之外时，他们毫无防备。

祭司们冷不防吓了一跳，都把脸转向大门。印赫泰普和阿克苏娜门也像是受了惊，他们鲜血淋漓的刀刃停在半空中，向下滴着血。

“他们来了。”印赫泰普轻声说。

“是麦德加。”阿克苏娜门喘息着说。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

塞提的卫士们都光着脚，所以当它们渐渐逼近时，没有一个人觉察到他们的行踪。他们早已听到了主人的惨叫，正在用肩膀撞击大门。

“法老的卫士！”一个祭司向印赫泰普喊道。大门在撞击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这对恋人的目光——印赫泰普，高级祭司，和阿克苏娜门，法老的妃子——在突然袭来的绝望中交织在一起。他们仿佛才刚刚意识

到自己做了些什么。他们低下头，仿佛是头一次看到这具倒在血泊中的头戴王冠的尸体。

这时，一个祭司冲到印赫泰普身边，恭敬而又焦急地说：“我的主人，他们会杀了我们的，快走！”

“不……”

又有两个祭司走上来拽住他，把他拉向阳台，从那里可以安全逃脱。印赫泰普愤怒地呼喊，想挣脱那一双双充满好意，但却违背他的意志的手。他用力挣扎着，这时，有人一把夺过他手中沾满鲜血的剑。

阿克苏娜门。

手中握着这把巨大的剑，原本身材修长的她显得异常娇小、脆弱。但是这娇小的身躯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她伸出一只手，在印赫泰普喘息的间隙猛然推了他一把，把他和其他三个纠缠在一起的祭司推到阳台上。

外面又传来肩膀撞击大门的声音，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滚滚雷声。

“你必须走，我的爱，”她安详而又坚定地说。“你一定要逃出去。”

印赫泰普的目光又一次与他的恋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刹那间，他忽然明白了她要做什么。一股寒气逼上了他的心头。他张开嘴刚要喊“不”，阿克苏娜门又继续说了下去。

“只有你才能使我复活，”她说。这时，门被撞得裂开了，麦德加武士们高举着剑和矛拥了进来，眼睛和牙齿泛着森森的白光，向他们冲了过来。

当麦德加武士们高喊着撕开帘幕的时候，印赫泰普的祭司们已经把他推到了黑暗的阳台上，其中一个还伸出手，紧紧捂住了主人的嘴巴。麦德加武士们的眼睛死死盯着地上被砍得不成样子的法老的尸体，和站在一边，手持利剑的美丽的女人。

“我的身体再也不属于他了！”她向他们喊道。

当印赫泰普在他的保护者的手心里发出无声的喊叫时，阿克苏娜门把利剑对准了自己的胸膛，双手紧握剑柄，直直插入了心脏。

现在，经历了四十个日夜之后，阿克苏娜门的尸体已经被制成了木乃伊。印赫泰普站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闪烁摇曳的火把边，在努比亚奴隶、法老的士兵，和他自己的祭司中间，在周围高高的沙丘上的麦德加武士们的逼视下，诵读着镌刻在《阿门拉之书》里的神圣的铭文，诅咒那个裹在亚麻布里的他所爱的人……

印赫泰普手中展开的书卷突然发出道道金色的光芒，像有一轮太阳升起在书页间。这些光芒像闪电一样划过深沉的夜色，使那些肌肉结实、皮肤黝黑的奴隶像受惊的孩子一样跪倒在沙地上。

印赫泰普沐浴在一片金光中，手中的书卷仿佛在燃烧。他以不动声色的男中音继续诵读着可怕的铭文。

不知从何时起，有一股不知从何处吹来的强劲的风回旋在人群中，吹起围在木乃伊旁边的人的衣衫。曾经在野蛮的战斗中作战过的士兵们像胆怯的孩子一样蜷缩在盾牌后面。任凭他们的衣服在风中飘摆。而地上的细沙却没有一粒被风吹动。

印赫泰普丝毫没有受到闪电与风的影响，口中继续念着可怖的咒语。他的忠诚的祭司们庄严地捧着白猫，神色与他们的主人所表现的一样从容自若，好像对发生的一切早已司空见惯。

当印赫泰普读到铭文的最后时，亚麻布裹着的木乃伊开始颤抖，仿佛有了生命。随着金色的闪电不停地闪耀，这股旋风仿佛找到了这个女人的身体，一开始缓缓地，接着以惊人的快速把她升起在空中。奴隶与士兵们受惊的眼神，祭司们平静的目光，都像着了魔似的，随着她升起在空中，而后又怪异地悬浮在那里。印赫泰普低沉的声音读完了最后一句话。

接着，在最后一道耀眼的金色闪电中，在一阵能够（但是没有）掀起一场沙暴的强风中，木乃伊落在了地面上。这时，阿克苏娜门的尸体再也没有了先前的优美曲线，而是蜷曲皱缩起来，极为惊心触目，

仿佛她身上最后一点美的痕迹也被无情地吸走了。

沉寂像一件令人窒息的斗篷，覆盖了整个沙漠。没有一丝风。祭司们把干皱的木乃伊放在木棺里，没有一个人出声。那几个坛子也被封好，放进了木棺。奴隶们把木棺抬到挖好的墓穴旁扔了进去，接着开始用双手挖沙，把木棺掩埋起来。在周围的沙丘上，许多麦德加武士掉转马头，在夜色中离去。他们已经看到了想看的一幕。阿克苏娜门会很快被打到地狱，她的灵魂将会被吞噬。他们死去的主人可以瞑目了。

当沙子被抚平，墓穴与周围的沙地重又连成一片的时候，奴隶们转向印赫泰普，等待下一个命令。而印赫泰普的下一个命令并不是让奴隶们去执行的……

高级祭司向士兵们点点头，他们举起手中的长矛，向奴隶们刺去。顿时，痛苦与震惊的尖叫声打破了原本死一样的沉寂。不出几秒钟，这里就横尸遍地，鲜血染透了沙地。

士兵们的长矛都插在了奴隶们身上，他们看着印赫泰普，想得到允许取回武器。但是印赫泰普又点了一下头，他的祭司们——已经把神情漠然的猫放在了地上——手持匕首逼近了士兵们。在昏暗摇曳的火把的映照下，把惊恐万分的士兵们一一刺倒在地。鲜血又一次染遍了沙地。

还有几个麦德加武士留在沙丘上观望，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危险，因为他们与祭司一样，都是有神性的人。只有普通人——奴隶，士兵——才会被杀死。任何普通人都不许知道墓地的所在。

留下来观望这场不可避免的屠杀的麦德加武士们，这时也策马奔向远方。祭司们从尸体堆里站起身来，手中的匕首向下淌着鲜血。印赫泰普又点一下头，他们纷纷爬上沙丘，看着麦德加武士们在苍茫的暮色中渐渐远去。

当祭司们回来报告最后一个麦德加也消失在远处的一座沙丘后面时，印赫泰普点了最后一下头。